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廿三.

東尼的右手上了石膏，由醫院回來，我還在擔心他們這一鬧很可能便要拆夥。誰知東尼又被尼奧殷殷的照料感動了，我不過去了一趟廁所，再回到房中，只見他們緊握著手，相對垂淚。這一群人的脾氣，就像熱帶的風暴，說來就來，說去就去，一剎時已無蹤無影。

這裡一共有四間房，東尼與甘格睡在工作室，工作室有一個內間，是尼奧與秀子的臥室。凱洛琳一人睡中間的小房，菲力、白蒂帶著尼可住在娛樂室。

我搬來後，被分配到凱洛琳的小房中。但是我心中有企圖，不得不避嫌，堅持要睡在娛樂室中。

思前想後，我對自己放棄這個機會又感到後悔，與她同房豈不更好？我自信不致於控制不住自己，那，我怕的是什麼？

還沒有闔眼，尼可就哭了起來。菲力夫妻在地毯上，蜷臥而眠，尼可則睡在搖籃裡。菲力蒙著頭沒醒，白蒂在聽到哭聲後，便伸長了她壯健的腿，用腳趾勾住搖籃，使勁地搖著。

我仰望著屋頂，透過那些裂縫和破瓦，雲天居然歷歷在目。幸而沙市雨季未到，否則在室內也必須打傘，想想那種日子倒是有趣。

第二天起來，早上又是例行功課。我發覺凱洛琳面有倦容，而且兩頰紅紅的，看起來是發燒了。研究課目完畢，我過去摸摸她的前額，果然燙手。我便建議她去休息，尼奧也認為討論事項可以不必參加，她便又去睡了。

討論時，尼奧與東尼互相道歉，氣氛極為融洽。

又談了一些瑣碎事後，尼奧突然說：「你們可知道，為什麼會有這些事發生？」

我覺得問題在於自己的多管閒事，尼奧卻說：「我們在這裡住得太久了，受了環境的影響，每個人都很煩躁，很難控制自己。」

東尼用左手拍了拍大腿，說：「真有道理！我也覺得奇怪，為什麼這些天老想吵架？」

「我和秀子商量過，今天我們一起去貝林島，朱和凱洛琳還沒有去過，我擔保你們一定會喜歡那裡。」尼奧又說。

我腦中立刻浮起一個美景，在那如畫的小島上，和風徐徐，日月清明，凱洛琳和我各自垂目靜坐……

甘格馬上說：「我不能去。」

東尼舉起敷著石膏的右手，愁眉苦臉的說：「我很想去，但是……」

尼奧點頭道：「我忘了你還要去醫院，那麼，朱，你呢？」

我忙說：「我沒問題，凱洛琳……」我想到她正在發燒，在那小島上，萬一病情轉惡呢？

「凱洛琳去不去沒有關係，反正不久她就要離開了！」尼奧接著說。

「不久要離開我們？」甘格不安地問著。

「是的，她昨天告訴我，車子接洽好立刻就走！」

甘格很少說話，這時他似乎還想說什麼，但是沒有開口。

討論完畢，我在去買菜前，特意去看看凱洛琳。她將一塊褪了色的窗布裹在身上，算是墊子兼蓋被，甚至連枕頭都沒有。

我摸摸她的額頭，很熱，幸而還發著汗。她張開沉重的眼皮，一見是我，沒有說話，又安恬地閉上了眼。

我買了一張蘆草編的蓆子和治感冒的藥，我怕她不接受，騙她蓆子是別人送我的，先借她借用。鋪好後，她睡上去，顯然舒服多了。

我又倒了杯水，送上藥。這次她竟不領情了，堅稱自己沒有病。我一再勸她，她堅決得有如一塊頑石，毫不動搖。

我急了，說：「你病重了不打緊，還得麻煩別人照顧妳。」

「我不要人照顧！」她搖著頭說。

「難道我們忍心讓妳躺著，病著？」

「我不躺著就是！」她果然掙扎著要起來。

我忙一把將她按下，用窗布把她裹好，說：「妳要理智些，病了就不能回里約了。」

「我沒病！」

她拼命掙扎著坐起來，出了一身大汗，頗為疲倦地斜靠著牆。她那嬌弱之態，令我不能自己。尤其是一些亂髮，貼在汗濡的額角，加上惺忪的雙眸，我酥溶了。

「就算為我吃的，好不好？」我哀求著。

「為什麼要為你吃？」她絲毫不領情。

我不知如何回答，她太不可理喻，我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不吃，我吃！」

「你吃吧！」

我把藥一口吞下，走了出去。

尼奧已整理好行李，正在等秀子和我，我告訴他要在家照料凱洛琳。他也不勉強我，走進去想看她病況如何。凱洛琳一見他進門，立刻爬了起來。

尼奧問她：「妳哪裡不舒服？」

凱洛琳說：「沒有！只是昨天沒睡好。」

「那妳多睡一會，我和秀子要去貝林，後天回來。」尼奧說完便轉身出去。

凱洛琳跟著尼奧走了出來，連看都不看我一眼。

秀子的衣服只有那兩套，她對著大鏡子比了又比，看了又看。尼奧不斷地嘆氣搖頭，好不容易決定了一件帶花邊的襯衣，下配一條鮮紅色的熱褲，她又到鏡前反覆觀賞。尼奧頗有經驗地在門口等著，東尼早已不耐煩，先到樓下去了。

到底凱洛琳是女人，她走到秀子身邊，前後打量了一番，用葡語說：「好漂亮啊！」

我是一點都看不出來，到底有什麼漂亮。但是這句話卻有如魔術一般，秀子立刻高興得像伸展臺上的模特兒般，優美地轉了一圈，這才歡歡喜喜的踏上了征程。

凱洛琳也要去送，我不允許。她扳著臉對我說：「你不懂，別管我的閒事！」

這次的行列比昨天更精采，尼奧怕誤了船，心急如焚，大步地走在前頭。長髮被風吹得飛揚起來，拖在腦勺後。他光著膀子，穿著那件形影不離的皮背心，皮背心上幾排亮晶晶的卯釘，在陽光下不斷閃爍。下身一條短褲子，褲管下垂著密密麻麻的線頭。腿上的黑毛，好像亞馬遜河的熱帶森林，覆蓋了每一吋皮膚。一個長條形的行李捲掛在左肩，一隻黑色皮袋則掛在右肩，走起來前後搖晃著。

東尼走在他身後，頭頂微禿，鬍子卻是一大撮。身上是一件花色新穎的非洲長袍，他神情灑脫，頭抬得老高，兩眼東張西望

地，跨開大步。海風掀起他的衣角，活像一隻飛舞中的大花蝴蝶。

秀子加緊著小步，半走半跑地拖在東尼身後十幾碼，我則和凱洛琳並排押陣。

迎著各種新奇的目光，我覺得好笑。想不到竟有此奇遇，混居在這一群絕人之中。

凱洛琳發覺我在笑，不以為然地瞪了我一眼。

我收斂起笑容，搭訕的說：「妳看這像不像非洲土皇帝出巡？」

她往前看看東尼的神氣，再看看秀子的可憐相，臉上也迸出了一絲笑意，但立刻把頭掉到旁邊去了。

趕到碼頭，船尚未開。尼奧與秀子上了渡船，東尼便帶著我和凱洛琳到前面的市場大樓上去。那裡是沙市著名的風土文物展覽場所，這裡有各色人等穿雜來往，是觀光客必看之地，每到週末便擠得水洩不通。

樓下有森巴及瑪貢巴表演，還有各種土產商店。樓上中間部分，專賣各色當地的吃食，很像臺北的圓環。外圍則是露天的陽台茶座，撐著五彩繽紛的洋傘。人們坐在帆布靠椅上，或喝啤酒，或觀賞海景，怡然自得。

我們穿過人群，走過曲曲折折的迴廊，擠到陽台上。憑著欄杆，遠遠地正看到渡船慢慢離去。此情此景令我想起一部在牙買加拍攝的間諜片，我悄悄地對凱洛琳說：「你看，這像不像間諜片的終場？」

她點點頭，說：「他們終於投奔自由了！」

我得意的說：「每個電影的結局，總有個美滿的婚姻。」